



命运。敕勒族从贝加尔湖来到阴山前后，一部分向北走了，受到柔然人的统治。柔然人将他们作为奴隶，充当炮灰。他们不堪忍受，拥戴自己的首领建立了一个“高车国”，但这个国家还是灭亡了，民众仍然充当奴隶。而另一部分敕勒人，归附了北魏。北魏王朝不把他们当成奴隶，而叫“新民”，给予土地。他们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，肩负守卫边防和生产劳动双重任务，在文化艺术方面均留下了丰厚的遗产。特别是有两位敕勒人，倍利侯和斛律金留下了很好的名声。

在讲到敕勒川地区，作者站在大中华的高度来审视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，认为中国国土北纬41度是一个重要的农牧分界线，而敕勒川恰好在这条线上。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，造就了农牧结合的独特经济类型，又演绎出中原与草原的军事冲突和文化相融，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地域文化的思维方式。其中有几个重要观点，由于时间有限，我就不展开了。

今天有土右旗的同志参会，我结合敕勒川博物馆事宜，讲点意见：2011年春，我曾主持召开了敕勒川博物馆展览的评审会，也叫论证会。当时有土右旗领导、研

究会学者和内蒙古博物院院长参加。会上确定了建敕勒川博物馆的宗旨是：“再现历史，反映现实，展示未来。”重点是理清历史文化脉络，讲清地区的四个属性、六个亮点，提升地区知名度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主张是对的。敕勒川博物馆是我们研究会研究敕勒川文化的重要载体。从现在博物馆的运行来看，总体情况很好。第一，基本体现了论证的初衷；第二，在一个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；第三，民俗馆部分很亮眼，把草原民族与汉民族在这个地区的经济状况、生活特点展现得十分充分。但我感觉还有几个不足：一是关于敕勒川的由来，说得不太清楚，以至于很多的游客参观完敕勒川博物馆，出来后仍搞不清什么叫敕勒川。二是对敕勒川的历史文化脉络理得不是很清晰，特别是草原与中原两边的对峙，各处是什么时期，交待的不太清楚。北魏在塞外的时期，中原是什么情况，对应的关系应说清楚。三是缺少现代化的演示，如3D影像。我从书本上读红军长征“四渡赤水”，始终没搞明白为什么毛主席在赤水河上，过来又过去，反复四次。前两年到了遵义，在遵义博物馆看了“四渡赤水”影像，一下子就明白